

盐选专栏名：《龙生九子：不同时空爱上你》

作者：@销宝卷 多年潜心写作，买的衣服却比写的稿多

我叫张绿茶，是后宫一个底层小秀女。

但我心有大志，誓要成为姐己第二。

然而侍寝的第一天，我就被皇上一脚踹下床。

他严肃地说：「不准打扰朕批折子。」

我灰溜溜地爬起来，暗暗鼓励自己：小茶，不要灰心，继续努力！

和甄嬛不同，我从一开始就不掩饰自己进宫的目的：我要争宠，宠冠六宫的那种宠；我要当红人，红颜祸水的那种红。

我心目中的三大偶像：褒姒，姐己，赵飞燕。

送我进宫前，我干爹眯着凤眼打量我：「咱家闺女这姿色，保准能把那狗皇帝迷得七荤八素。」

入宫后，我被封为选侍，住在华墟宫，离皇上的万寿殿十万八千里。

和我一同入宫的另外两个秀女，长得都没我美，却都封了妃，住在离万寿殿很近的宫院。

入宫头三个月，我都没能见到新帝。

一开始就遇到这么多挫折，我给自己打气：小茶，不要灰心，只要努力，定能得宠！

我想尽办法，终于在御花园，和刚下朝的皇上来了场偶遇。

我追上那抹明黄色的身影，挡住他的去路，向他盈盈一拜：

「臣妾张绿茶，参见万岁爷。」

「你是谁？」冷漠的声音。

「回禀万岁爷，臣妾是华墟宫选侍张绿茶。」

我抬起头，看清了帝王天颜。

他很年轻，眉眼鼻唇皆英挺。

我们四目相对，他盯着我发愣。

发愣就对了，可知我的容貌有多惊艳。

而这位新帝很快恢复如常，说：「好。」

转身就走了。

「好」？「好」是什么意思？有何深意？我独自站在风中，琢磨来琢磨去。

二

我想着，既然在皇上跟前点了卯，留下了印象，该会召我侍寝了吧？

依然没有动静。

唉，皇上不到我这里来，那我就到他那里去吧。

我精心打扮，到万寿殿求见。却被太监白得玉拦在殿门口，说万岁爷正在批折子，不准任何人打扰。

我谄笑：「没事，白公公，我可以等。」

等啊等啊等，等到月亮都下山了，等到星星都睡着了，万寿殿里头还是没动静。

我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，放在白得玉手里：「白公公，行个方便，让我进去瞅瞅吧。」

「小主客气了，请进吧。」白得玉让出路来。

殿内幽暗阴冷，皇上薛碧谳斜靠在榻上打盹，腿上擦着一沓奏折。

我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往榻上爬。

他蓦地惊醒，厉声道「刺客！」一抬脚，蹬在我肩头，把我踹了下去。

其实我挺理解他。他做皇子时，处境不大好，经常遭人暗算。即便成了九五之尊，他还是坚持认为：「总有刁民想害朕。」

我扒着榻沿，露出半个小脑袋，委屈道：「万岁爷，是臣妾，张绿茶啊。」

他揉了揉眉心，待清醒些，问我：「踹疼了没有？」

「还行还行。」

「你打扰朕批折子了。」

「万岁爷，这么晚了，明天再批吧，臣妾服侍您就寝。」

「朕再批会儿，你先退下吧。」

我从万寿殿里出来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这位万岁爷，怎么跟之前的都不一样啊？

大真薛家，血脉奇特，代代出昏君、暴君、淫君，就是没有明君。

眼看着大真朝被折腾得气数将尽了，偏偏出了薛碧谳这么个怪胎。

二十一岁的大好年华，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受，跟个苦行僧似的，每天就是上朝、批折子、骂大臣、上朝、批折子、骂大臣.....

如此励精图治，难道是想做个名垂青史的好皇帝么？

三

在我干爹张凤缘眼里，先帝薛碧诃才是史上最好的皇帝。

我干爹是先帝薛碧诃的贴身太监。先帝从小到大就一个爱好：做木工活儿。每天咯吱咯吱锯木头，日常朝政全交给我干爹处理。

我干爹阴狠毒辣，铁血手腕，无人敢忤逆。他总揽朝政八年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

好景不长，有一次先帝乘坐自己做的木船游湖，船漏水了，沉进湖里。人虽救了上来，却受了惊，第二天就驾崩了，享年二十四岁。

先帝无子，他的弟弟，德王薛碧谳继承皇位。

新帝不信任我干爹，把他调离京城，去东都做守备太监。

事发突然，我干爹只能临时把我当棋子。他给我安了个平昌县丞女儿的身份，趁采选秀女之机，把我送进后宫，安插在新帝身边。

我的任务就是得宠，控制住新帝，然后想办法帮我干爹东山再起。

进宫以后，能不能争上宠，就只能靠我自己想办法了。

我不知书，也不达理，不会琴棋，也不善书画。除了人长得漂亮以外，只会熬鸡汤。

我思来想去，想出了个法子，要想俘虏皇上，得先俘虏皇上的胃。

被踹下龙榻后的第二天清早，赶着薛碧谳上朝前，我又来到万寿殿，端着一碗鸡汤。

这人参鸡汤是我夜里用两个时辰熬出来的，大补。以前干爹最爱喝我熬的鸡汤，说喝完身心都充满力量。

可是，薛碧谳推开碗，「朕不吃来路不明的食物。」

「万岁爷，这是臣妾亲手熬的。」他难道觉得我会往汤里下毒？

他不解地问：「你亲手熬的又怎样？」

我委屈，「万岁爷，您不喜欢臣妾吗？是臣妾哪里做得不好吗？」

他正在理龙袍袖子，听我这么说，抬眼瞄了我一下，「朕没有不喜欢你，朕只是没空罢了。」

这个理由我信，他确实很忙，忙到没时间喜欢一下我。

我正想再找点话题，白得玉进来道：「万岁爷，早朝时间到了。」

「走。」

他匆忙出门，留我原地尴尬。

回到华墟宫，我低落了一整天，怀疑人生。

怎么办呢？我的魅力，似乎不足以搞定这位毫无风情的万岁爷。

反转来得很突然。晚上，薛碧谳居然驾临华墟宫了！

我喜出望外，正想好好伺候伺候他，他却往榻上盘腿一坐，白得玉把一堆奏折铺开。

他开始批折子。

「万岁爷，天色晚了，睡吗？」

「朕先批折子。」

「万岁爷，良宵苦短，睡吗？」

「朕先批折子，批不完了。」

「可是臣妾困了呢……」

「你先去睡，朕批折子。」

一连三天，他都来我宫里过夜。又不让我侍寝，就埋头在那里批折子。

面对美色无动于衷，心中只有治国安邦。

服了，我真是服了！

这天早上，薛碧谳走后没多久，我干爹的心腹太监小度子来了。

小度子在皇后的宝坤宫里当差，他给我带来一个「内幕消息」：这几天皇上和皇后闹别扭，皇上为了气皇后，才连续三天来我宫里。

「哦！」我说。

中午，我去御花园散心，好巧不巧，又和薛碧谳偶遇了。

而这次，他和皇后在一起。看来两人已经和好了。

两人边走边聊，保持着不失礼数而又亲密融洽的距离。薛碧谳的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柔和，皇后的姿态也是温柔端庄。

我迎上前，向他们二位行礼。

薛碧谳又摆起帝王架子，冷淡道：「平身。」

我站起身，望向帝后。

帝王还是那个冷漠俊秀的帝王，而皇后，不算漂亮，却也宝相庄严，大家闺秀的风范。

相比之下，我只是个漂亮又柔弱的小妖精，太自惭形秽了。

皇后打量我，「果然是个美人儿，怪不得皇上一连三天召你侍寝。」

她语气淡得像白水，我却怎么听出了一点酸味儿。

皇上说：「美么？朕脸盲，瞧不出来。」

皇后笑容微冷，并不接话。

气氛有点尬。

「是臣妾的错。」我惶恐，「臣妾进宫三个月都没见过皇上一面，被小姐妹们笑话，臣妾就斗胆去皇上那里哭诉，皇上怜悯臣妾，才勉强来臣妾宫里批了会儿折子。」

皇后面色方才缓和，轻轻嗯了一声，拉起皇上的手，从我面前走过。

走出不远，薛碧谳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带着点赞许的意味。

四

当今帝后，是出了名的琴瑟和谐。薛碧谳还是德王时，娶了监察御史周一的女儿周白莲，两人相濡以沫，也算是患难夫妻。

要不是他当了皇帝，依照礼制必须充实后宫，哪儿有我撒野的份。

果然，皇上和皇后和好之后，皇上再没来过我宫里。

这怎么能行，有皇后挡着，我还怎么得宠？我要拆散他们！

赶巧了，过了几天，小度子又来报信：皇后又和皇上闹别扭了。

这正是我乘虚而入的好机会。

我使出浑身解数，熬了一小锅浓鸡汤。上次薛碧谳没喝我的鸡汤，这次我还想再争取一下。

傍晚，我带着鸡汤去万寿殿求见。

在外头候了好一会儿，我才被召进去。

薛碧谳坐在书案后，眼圈黑黑的，嘴唇干干的，面前的折子堆积成山，地上到处散落着废纸。

我想起干爹的话：「大明朝几十年的朝政积弊，他想靠一己之力全部解决，真是不自量力。」

薛碧谳瞥我一眼，低头继续批折子。

我打开汤煲的盖子，盛了一碗，一饮而尽，把碗底亮给他看。

「皇上，没毒，干一碗吧，喝完更有力气干活。」

他没抬头，嘴角却微微牵起，「那好吧。」

我拿出一个新碗，盛满鸡汤，双手奉到他面前。

他放下笔，把碗接过来。我俩的手指触碰了一下。

他垂着眼不看我，浅浅喝了一口，愣神。

「难道不好喝？」我紧张。

「还可以。」他喝了两口，三口。

很快，碗就见了底。

「再来一碗。」他说。

「好嘞。」

很快，一锅鸡汤都被他干光了。

我就说嘛，没人能抵抗住我的鸡汤诱惑。

鸡汤喝完了，我也不好意思继续赖下去，准备告退。

却听他说：「今晚别走了，留下来吧。」

哟？我怕是听错了？他让我留下来？

他终于把眼睛从案上的折子挪开，望向我。

「你就睡在偏殿，不许吵着朕。」

五

这一晚，是我入宫后的第一百零五天，终于留在了万寿殿。可惜是睡在偏殿的凉床上，连龙床的边儿都没沾着。

薛碧谳说，他睡得轻，怕吵，明儿还得早起上朝。

行吧，能留在万寿殿过夜，这个进步已经很大了，我不能太着急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薛碧谳刚起床，我正服侍他穿朝服，周皇后来了。

她见到我，凤容微寒，眼里的光都碎了。

唉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只是一只温良无害的小绿茶啊。

薛碧谳情绪不高，没搭理周皇后。

化解僵局的重任又落在我头上。我赶紧解释：「万岁爷批了一整夜折子，有些累。」

周皇后的脸色更差，但她克制住了，恳切道：「万岁爷，臣妾有些话想说，能否一叙？」

「可以。」薛碧谳吃软不吃硬，周皇后一软，他态度就好了些。

「但是，朕要去早朝了。」他皱着眉头盘算，「今天还有二百道折子要批，要和六部议事，要听大理寺的贪贿案……」

那就是没空了呗？

周皇后满脸失望，还没等他掰扯完，转身就走了。

薛碧谳问我：「她又怎么了？」

我做痴呆状：「臣妾也不知道啊。」

他摇头：「这女子真麻烦。」

鸡汤攻势初见成效，我要再接再厉。

他是很忙，但人再忙也要吃饭。晚上，我瞅准了他在万寿殿批折子的时机，带着新鲜热乎的鸡汤，又觑着脸来了。

他这次居然没让我在外面等，直接召我进来。

「你人还没进来，朕就闻到鸡汤的香味了。」他说。

我笑盈盈为他盛好鸡汤，还拿出两碟小菜。他一边喝鸡汤，一边看折子，我就默默陪他。

他看折子的时候，偶尔会突然生气：「河西那帮没用的家伙，连几个山里的流寇都镇压不住，朕要撤了他们！」「区区一个县令，敢贪这么多，朕要砍了他脑袋！」

我就附和他：「哎呀确实好过分。」「皇上放宽心，别为这种小人动气。」

他就稍微平静一些。

晚上，他又让我留在万寿殿。

之后每天，我继续为他送鸡汤，陪他看折子，以及陪他.....睡觉。

可惜不在同一张床上睡。他枕边那个位置，只属于那堆永远都批不完的折子。

我安慰自己，肯定不是我魅力不够，是他真的太忙了。每天有无数大事小事等着他，经常半夜还会被叫起，处理各地的紧急军务。

他已经好多天没去见过皇后，皇后来找过他一次，那会儿他刚骂完大臣，正在气头上，和皇后一言不合，又不欢而散。

夜里，他喝鸡汤时叹了口气：「周氏永远都不懂朕。」

我趁机问他：「那么，万岁爷觉得臣妾懂您么？」

他：「还可以。」

「那万岁爷.....喜欢臣妾么？」

「此刻，自然是喜欢的。」

六

我得蒙圣宠，风头正盛，干爹张凤缘送来了一封密信，只有五个字：

「扳倒周皇后。」

周皇后的父亲，御史周一，最近一直在弹劾我干爹，美其名曰揭发我干爹的「十大罪行」。我干爹人不在京城，和周一较量起来力不从心，只能让我发挥作用，从周皇后下手。

可是皇后也不是我想扳倒就能扳倒的。人家好端端的，又没犯什么错。

不过，经过这段时间观察，我已经摸清了皇后的底。她心高气傲，爱耍小性子，而薛碧谳又不吃她那一套，嫌她麻烦。

那我就好好帮他们「增进增进」、感情。

比如，帝后在御花园散步，我凑过去跟皇帝撒几句娇，皇后气得扭头就走，撇下皇帝原地困惑。我连忙道歉：「万岁爷恕罪，臣妾不是有意的，不知为何惹了皇后姐姐不开心。」

又比如，皇帝在皇后宫中就寝时，我让干爹的人故意送前线军报过去。皇帝一听有军报，立刻下床穿衣，撇下皇后独守空房。这么折腾了两回，皇后就气得不理皇帝了。

而我，把热乎鸡汤摆在薛碧谳面前，给他揉揉肩膀，帮他剪剪案头的烛花，陪他看看折子。

他感慨：「有人总惹朕难过，倒是你，让朕蛮舒心。」

我说：「天啊，谁这么该死，居然惹万岁爷难过？」

「诸臣，宗亲，没一个让朕省心的。」他盯着案头摇曳曳的灯烛，「还有皇后。」

「臣妾心疼万岁爷。」

「是吗？会心疼吗？」他神情柔和了些。

「臣妾真是不懂，万岁爷这么辛苦，皇后娘娘为何不体谅皇上呢？不过女儿家总有点小性子的，万岁爷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他涩然，「她是王府里陪朕一路走来的，而今彼此却愈发生疏起来。」

「皇上以后有不开心的事，就跟臣妾唠唠吧，臣妾虽然出不了主意，但就想听皇上说话。皇上只要把见皇后的时间分出一点点给臣妾，臣妾就高兴得要死了。」

「真的吗？」

「嗯嗯。」

他有点动容：「好。」

又补充道：「在朕不忙的情况下。」

「嗯嗯，人家绝不打扰皇上的正事。」

七

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皇后终于失宠了。

皇帝斥责她御前失仪，毫无国母风范，罚她禁足思过。

罚完皇后，他转头就晋了我的位份，封我为嫔。

晋封当晚，薛碧谳驾临华墟宫，头一次陪我吃了顿晚膳。

我心情大好，但我看出他的心情不是太好。

「朕有点奇怪。」他用筷子捣弄碗里的肉，纳闷道，「自从你进宫以后，朕和皇后的关系就越来越差了？」

我暗惊，连忙道：「冤枉啊，臣妾也不知为什么，皇后姐姐就是不喜欢我，我稍微接近一下万岁爷，她就生气。」

「有吗？」

「姐姐是被皇上惯坏了吧，如果她真的关心万岁爷，万岁爷身边多了一个人陪伴，她应该欣慰才对啊。」

他想了想，「嗯，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」

「万岁爷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要不咱们喝点酒吧？」我想把他灌醉，一会儿好办事。

「不喝了，朕一会儿还要批折子。」

我大失所望。批折子批折子就知道批折子！你是不是忘了咱俩还没圆过房？你是木头人吗？

我嘴上说出来的却是：「好啊，那臣妾陪您批折子。」

吃完饭，他真的开始批折子。我百无聊赖在一旁陪他。

翻开一本折子时，他表情忽然不太对，

我很好奇，又不敢问。没想到他直接把折子递给了我，「你瞧瞧。」

我接过来一看，这本折子是御史周一写的，替自己女儿求情，言辞恳切。

我观察薛碧谳的表情，他显然是被打动了。

不行，我不能让皇后东山再起。

我心一横，说：「皇后姐姐做错了，万岁爷管教她，是万岁爷的家事。周御史不管怎么样也是外臣，这事儿就不该插嘴。」

我刚说完，薛碧谳眉头一蹙，阴云笼住眼眸。

我心说坏了，太急了，话说错了。

他冷沉道：「果然，你在挑拨朕与皇后。」

我赶忙跪下：「臣妾冤枉啊！」

他低头看着我，「一个小小的平昌县丞的女儿，来头不大，心机倒是挺深。」

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」我否认三连，再来一记反击：「如果您和皇后姐姐真的感情好，又怎会经不起别人挑拨？」

「你记住，她是皇后。」他捏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与他对视，「祸乱后宫，朕不容你。」

八

我真牛掰，真的。封嫔第一天，就自己把自己搞黄了。

薛碧谳当晚拂袖而去。第二天大清早，白得玉带着一伙太监，凶神恶煞地闯入华墟宫。

白得玉说，皇上今晨上完早朝，感到身体不适。太医经过检查，认为是我昨日熬的鸡汤有问题。

我还来不及喊冤，就被关进暗室。

三天之后，查验结果出来了：我熬鸡汤的鸡有瘟病，当日宫中送入的一批鸡都有此类病状。

皇上把御膳房的管事太监重罚了，而我算是无心之失，被罚禁足思过。

这个处罚不算重，但我明白，薛碧谳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：从今往后不要勾引他了，不要祸乱他的后宫了。

他要做他的好皇帝，革除弊政，实现中兴，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他。

华墟宫，成了一座华丽的废墟。日子孤独，拮据，绝望。

我干爹定期派心腹给我捎些吃穿用品，可能他对我还抱有希望，觉得我还能死灰复燃。

禁足的日子从秋熬到冬，没个尽头。每天对着墙壁砖瓦思过思过还是思过，我一个小妖精，都快给修炼成佛了。

就在我快要放弃自己的时候，一个月色正浓的夜晚，那抹明黄色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

他瘦了，眼窝深了，少年的翩翩潇洒完全褪去，只剩一个男人的疲惫和阴郁。

他说：「朕早都想来看你，只是一直太忙了，没顾得上。」

哦，三个月都没顾得上，看来确实忙。

这三个月我虽然禁足，也偶尔通过干爹的人听闻零星消息——天灾不断，民变四起，国库银两告竭，朝中党争不歇。

我想，他一定很累吧。

他：「想喝你熬的鸡汤了。」

我：「万岁爷不怕鸡瘟？」

他：「朕自己带了鸡。」

白得玉抱着一只老母鸡进来。

「现熬吗？需要两个时辰，万岁爷没那么多时间等吧？」

「朕把折子也带来了，你熬鸡汤，朕批折子。」

好家伙，世事真奇妙，我都快看破红尘了，他却自己贴了上来。

我架炉子，烧水，剁鸡，调汤。

他就在旁边的小墩子上坐着批折子，时不时抬头往我这边看一眼。

当鸡汤散出第一缕香味时，他忽然说：「朕是急性子，总嫌时间太慢，可这一刻，非常希望光阴就此停住，停在这静谧安然的一刻。」

这句话，竟然令我一阵心酸。

不可否认，他是个好皇帝，大真有史以来最好的皇帝。勤奋，正直，有担当。疯狂地燃烧自己，只为挽大厦于将倾。

所以，从坐上皇位之日起，他就再也停不下来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九

喝完鸡汤，我俩干瞅着对方。

我说：「万岁爷要继续批折子吗？臣妾先回屋睡了，不打扰万岁爷。」

他讷讷地：「居然，都批完了。」

「啊，那.....」

「要不，朕陪你一起睡？」

换作禁足前的我，听到这话，估计一个纵身就扑向他了。

可现在，我只是木木地，不知所措。

「走吧，咱们去床上睡。」他竟主动拉起我的手，带我向内殿走去。

我被她牵着，脚下软绵绵的，像踩着棉花。

「我一定是在做梦吧。」

他把我放在床上时，我这么想。

「而且还是个春梦。」

他解我领口时，我这么想。

「啊，这春梦，好逼真。」

他冰凉的唇吻我的脸时，我这么想。

「禀万岁爷……」白得玉的声音很不合时宜地响起。

我俩的梦一下子惊醒了。

他撑起身子，沉声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河西来了紧急军报。」

他迷蒙的眸子瞬间清明，迅速起身下床。

走出两步，又回头对我道：「你先睡，别等朕了。」

剩我一个人傻眼。我以前这么耍过皇后，果报不爽，现在报应到我自己身上了。

无梦的一夜过去后，清晨白得玉带来了圣旨。

我被解除禁足，晋升妃位。

哈，这等好事，我差点又以为在做梦。

「依惯例，还该有些赏赐的。」白得玉恭恭敬敬对我说，「可现如今前线吃紧，后宫都要节省用度，万岁爷说，望娘娘体谅。」

体谅，当然体谅。如果我贪慕荣华富贵，就不会进宫来了。

放眼当朝百官，哪个不是富得流油，只有天子最穷。

过了两天，薛碧谳来到华墟宫。他更瘦更阴郁了，宽阔威严的龙袍也遮不住他的虚弱疲倦。可他望向我时，目光变得明净柔和。

依旧如上次，我熬鸡汤，他在一旁批折子。

我剁鸡块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：「茶茶，朕今天又杀了个不听话的大臣，千刀万剐了，就像你对待这只鸡一样。」

我的刀顿了一下，感觉这鸡有点可怜。

薛碧谳继续道：「朕登基整整四百天，你猜朕杀了多少人？一千八百五十一人，全是些贪赃枉法、尸位素餐之辈。言官却骂朕酷厉残忍，你觉得呢？」

砰，我一刀把鸡头剁了。「天子哪有不杀人的，万岁爷，您坦白讲，杀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爽？」

他笑起来：「哈哈，你啊。」

他索性扔下折子，问我：「鸡汤还要熬多久？」

「大概一个时辰吧。」

「朕上次是不是欠了你什么？」

「啊，欠了什么？」

他凑过来，从后面揽住我的腰，「欠了你，一场春宵。」

十

床上的薛碧谳，和书案旁的薛碧谳，完全不是同一个薛碧谳。

床上的薛碧谳，就像一个少年。一个轻狂、炽烈、勇猛的少年。

我后来都忍不住求饶：「万岁爷，臣妾得去看看鸡汤，熬干了……」

「只想着鸡汤，朕不香么？」

「香，可香了……」我呢喃，「那臣妾香不香？」

他喘息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「世间万物皆为苦，唯有你，过于香甜。」

他睡着了，睡得很沉，鼾声都打起来了。

我却精神得很，侧着身子，胳膊撑着脑袋，仔细瞧他。

我有个小秘密，一直没有跟他坦白。

其实，他认识我不到一年，我却认识他三年了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先帝薛碧诃的寿宴上。

那会儿我皮得很，偶尔乔装打扮成小太监，跟着我干爹进宫溜达。

寿宴那天，薛碧诃的兄弟叔侄们都来了，一众王爷坐在那，福王胖，端王赖，明王猥琐，鲁王卑劣。

只有德王薛碧谥，翩翩君子，朗朗少年。

席间，他不顾旁人劝阻，替含冤入狱的大臣说话。

可是这样一个正派的人，却有坏人想害死他。

寿宴进行到一半时，我跑到御膳房看我的鸡汤，无意间发现有人往一盅汤里下药。

盅上都是标了名号的，那一盅标的名号是「德王」。

趁下毒的人离开，我把那盅有毒的汤倒了，换上自己熬的鸡汤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十盅汤被端上宴席，按座次分给宾客。

被我换掉的那盅汤，摆在了薛碧谥面前。

别人的汤是清热去火的银耳莲子汤，只有他的汤，是升阳补气的人参老鸡汤。

大夏天的，给他喝得热汗涔涔，俊脸红润。

我就在一旁偷着乐。

路过他的座席时，我在他身旁放了一张卷起来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「莫吃宫里的食物。」

也不知他后来看到没有。

只是，打死我也想不到，我救的这个人，后来成了大真天子。

十一

早上醒来，满屋子明晃晃的阳光。

糟了，睡过了。

我赶紧推身边人，「万岁爷，上早朝！迟到啦！」

他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道：「不上朝了，睡。」

当今皇上登基以来，一天都没辍过朝，连大年初一都要上朝。今儿是什么日子，居然变性了？

「想什么呢？」他长臂裹住我。

「想.....想万岁爷的身子。」

他睁开眼，黑漆漆的眸子锁住我。

「那就给你。」

被他翻身欺上时，我很得意地想到一句诗：

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」

而我家这位万岁爷，比诗里写的还夸张。他今儿个不但不早朝了，而且不批折子了，不听军报了，不见大臣了。

我俩在床上折腾到中午，饿得不行了，爬起来吃午膳。他在我的诱惑下，破天荒喝了点酒，然后又跟我滚上床。

「这辈子，朕从没像今天这样放纵过。」他仰躺着，胸口起伏，两颊的酡色尚未褪去。

「您之前几位先帝，天天都是这神仙般的日子。只有您喜欢虐自己，跟个苦行僧似的。」

「哈哈，朕若神仙快活了，朕的江山怕是就.....」愁绪又爬上他的眉头，「民间都传，大真气数将尽了。朕不信，偏要逆天改命。」

我把脑袋钻进他怀里，「这些臣妾都不懂，反正臣妾就赖定万岁爷了，万岁爷可要一直宠人家啊。」

「好，好，好。」他笑起来，一连说了三个好，将我搂住。

十二

此后好多天，他没再来找我。我知道他忙，不敢去打扰他。憋了几天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挑了一个月色还不错的晚上，带着鸡汤，去万寿殿找他。

他万年不变地坐在书案后，趴在奏折堆成的小山上，睡得正香。

我把鸡汤放下，准备离开。

他惊醒，坐直身子，正色道：「咳咳，何事上奏？」

一抬眼，却发现是我。

威严冰封的面容瞬间融化，「过来，不准走。」

我走到他跟前，他牵起我的手，哑声道：「朕这些天没去看你，实在是心烦意乱。」

「万岁爷有什么烦心事？」

「前线供不上军饷，军队哗变。朕让大臣们捐钱，十多天只凑到三十万两银子，只够一个月的军饷。」他咬牙切齿，「个个都是贪官，个个富可敌国，家国危难之际一个二个却都哭穷，朕是明白了什么叫作世态炎凉。」

我变戏法似的，从袖中掏出一沓银票，「一点绵薄之力，希望能为皇上分忧。」

他接过来，惊诧不已：「五万两银子！你哪来这么多钱？」

我讪笑：「臣妾的爹，也是个贪官，这是臣妾从小到大攒的压岁钱。」

其实，这钱是我进宫前干爹给的，让我在宫内打点用的。

我这人比较抠门，一两银子都没舍得花，日常开销全靠月俸，做选侍的时候月俸低，每天熬鸡汤又占去一部分开销，我省吃俭用才不至于饿死自己。

现在五万两银子一股脑奉献出来，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多下点血本，让皇上明白我是个可以同甘共苦的知心人，以后我的宠爱就更加稳固。

薛碧谳捏着银票，怔怔望着我，眼圈泛起红。

「万岁爷您怎么啦？」

「没事。」他瞥开目光，明明感动得不要不要的，却装出一副不甘情不愿的样子：「连一个县丞都比朕有钱，哼。」

我勾住他脖子：「万岁爷别发愁啦，也别批折子啦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陪臣妾玩儿吧。」

他欲推开我：「不行不行，朕要批折子，小妖精别祸害朕。」

「这就叫祸害啊？万岁爷要不要感受一下什么叫作真正的红颜祸水？」我的手不老实起来。

「你，你想干什么？」

哗啦啦啦，奏折掉落在地。砚台打翻，朱墨染红了罗裙。此时，万寿殿的黄花梨书案，这张处理天下大事的书案，成了一男一女驰骋欲望的疆场。

窗外，迟来的春色，别样旖旎。

「太不成体统了，太伤风败俗了。」完事之后，我们风清气正的万岁爷有些懊恼。

我替他系好龙袍的带子，「不刺激么？不舒服么？」

「真刺激，真舒服。」他感慨，「朕还挺喜欢。该死。」

十三

第二天晚上，我去送鸡汤。昨日情景再现。

第三天晚上，我去送鸡汤。他主动把我扑倒在书案上。

第四天晚上，我觉得该让他休息休息，就没去送鸡汤。他竟让白得玉来传话，召我过去。

除了万寿殿的书案，万寿殿后院的小树林里，御花园的假山后面，都留下了帝王和宠妃的疯狂。

他说他是一个没有年少轻狂过的人，我说，那就让我帮你找回年少轻狂吧。

他说帝王不该这么堕落，我说，帝王就该为所欲为，去他娘的道德礼教。

我晋封贵妃。

薛碧谳说，将来若生下龙子龙女，就封皇贵妃。

我说：「啊，那得辛苦万岁爷了！」

「辛苦朕什么？」

「辛苦万岁爷帮臣妾早日得个龙子龙女。」

「好，这个忙必须帮。」他把我按在草丛里，扒掉我身上的贵妃朝服。

就在刚刚，贵妃册封典礼结束，他陪我一同回华墟宫。路过望春园，发现草已经长得老高，我俩相视一笑。

他屏退左右，把我拉进草丛。

唉，好好的万岁爷，被我教坏了。

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：做一个宠妃，宠冠六宫的那种宠。

事实证明，他如果喜欢你，再忙也有时间陪你，而且变得异常黏人。

吃饭要我陪着，睡觉要我陪着，批折子要我陪着。有时候他自己都忍不了自己：「唉，朕再跟你鬼混下去，真的要亡国了。」

有一次，我俩正在万寿殿腻歪，白得玉通报：「万岁爷，御史周一求见。」

我来不及走了，薛碧谳让我到屏风后面避一避。

我躲到屏风后，周一进来了。

他先罗里吧嗦汇报了一堆公事，突然挑起话题：「近日，坊间都传开了，皇上被奸妃蛊惑……」

我听了半天，发现周一这个糟老头子真是坏得很，说我是奸妃，还找了几十个大臣联名上奏，要求将我打入冷宫。

真是搞不懂，我一个小绿茶，能有什么危害性呢？

薛碧谳道：「朕说过了，不许再提此事。没有什么奸妃，朕也没有被蛊惑！」

周一不惧天威，「您专宠张贵妃，连糟糠之妻都厌弃不顾，您知道臣民和后世会如何议论您？您忘了高宗的郑贵妃是如何乱政的？」

「朕不是高宗！」薛碧谳突然暴怒，把鸡汤盅都砸了。

「万岁爷……」

「滚！」

周一出去后，我从屏风后走出来。

薛碧谳起身对我说：「别听他们的瞎话，那帮言官，好好的正事不管，就爱插嘴朕的家事。」

我问他：「他们说臣妾是奸妃，要把我打入冷宫，是真的吗？」

他眼中闪过一抹阴狠，「朕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凡是信谣传谣的，统统逮捕下狱。」

他这副口吻，不像个明君，倒像个暴君，看来真被我带坏了。

我决定再来个火上浇油。

大眼睛眨巴眨巴两下，眼泪噗噜噜掉下来。

他看到我的眼泪，慌神了。

「茶茶别哭，朕会保护你的。」他用大拇指擦掉我的眼泪，捧着 my 脸儿，「有朕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」

第二日早朝，薛碧谳下旨，将周一降职，贬出京城。

十四

我干爹最危险的政敌倒台了，我觉得他该满意了。

不久之后，我收到干爹的密信。信里先是将我夸赞一番，可越往下看，越令我心惊肉跳。

张凤缘太狂妄了。他居然在信中给我派了一个新任务：毒死皇上。

他说当今皇上难以驾驭，就算我再得宠，也无法保他东山再起。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决定除掉薛碧谳，拥立福王薛碧询。

福王和我干爹关系亲近，本人又是个蠢货，只要他登基，我干爹重整旗鼓的机会就来了。

我的心沉往谷底。

没错，我最初进宫就是为了争权势、保干爹。我以为只要当了宠妃，拿住皇上的心，我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像我干爹曾经一样厉害。

可我偏偏遇到了薛碧谳，一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「好皇帝」，根本不给我胡作非为的机会。

我承认干爹是对的，这个皇帝不听话，那就换一个听话的，最好是像先帝薛碧诃那样的呆瓜。

可是，薛碧谳死了，对于大真意味着什么？这风雨飘摇的社稷，还能支撑多久？

如果大真这条大船沉了，我们这一个个凡人，都将溺死在末世的洪流中。

所以，薛碧谳不能死。他要好好做大真的掌舵人，守护他的子民。

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——

我发现，我爱上了他。

我费尽心机勾引他的心，可我的心不知何时也被他勾走了。

从今往后，我都不可能做出危害他的事。谁危害他，我就杀了谁。

我没有回应干爹。密信却不断传来，催促我尽快动手。干爹还跟我承诺，事成之后，会保我后半生尽享荣华富贵。

我晓得干爹的脾气。违抗他，后果会很严重，他有一百种办法让我死得很难看。

我于是回信告诉他，我每日在皇上的鸡汤里下了慢性毒药，他只需耐心等待。

这封信能暂时稳住我干爹，但我知道他的耐心有限，如果薛碧谳没有「如期而死」，难保他不会采取别的非常手段。

我必须尽快想出解决办法。

八月十五，中秋家宴，诸王都进宫来了。当我看到福王薛碧询时，心中立刻有了一个计划。

不如，杀掉福王吧。

福王死了，就能断了我干爹的念想。

上例汤的时候，我在福王的汤盅里动了点手脚。

当天夜里，福王暴毙。

我在华墟宫焦灼徘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终于坐在门槛上舒了口气。

可下一个消息，又让我蹦了起来。

薛碧谳竟也病倒了，症状像是中毒。

我懵了。我只在福王的汤盅里下了毒啊，不会搞错的。

我外裘都顾不得穿，准备赶去万寿殿一探究竟。

却被皇后带着一大帮人堵在华墟宫门口。

近日一直低调行事的皇后，此刻威风凛凛起来，指着厉声喝道：

「来啊，将罪人张氏拿下！」

原来，太医从皇上上午喝剩的鸡汤里发现了毒药。那鸡汤是我熬的。

没有一丝丝防备，酷刑直接在华墟宫上演。

我被迫跪在地上，两个太监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直，套入木索之中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们左右一拉铁索，哗啦啦啦，坚硬的木棍绷起劲儿来，将我的十根手指狠狠钳住。

感知略慢了一拍，撕心裂肺的疼痛骤然袭来之时，我还没回过神，只觉得心脏猛地一抽。

我听到自己不似人声的惨叫。

接下来，剧痛如狂风暴雨，密密匝匝地袭来。这拶刑的痛，直教人灵魂都在抽搐。

皇后欣赏着我的惨状，悠然道：「张绿茶，招吧，能死得痛快些。」

她骗我的。依照大冥律，谋害天子是要凌迟处死的，那可是千刀万剐的痛，比夹手指痛多了。

我问：「让我招什么？」

「你进宫的目的是什么？谁指使你下的毒？」

我感觉，她可能查出我的真实背景了。她想借这个机会，把我和我背后的人一网打尽。

「姐姐想知道我进宫的目的？」我舔了舔嘴唇，「姐姐凑近点儿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」

皇后将耳朵凑过来。我慢慢地、清晰地对她说：「妹妹我进宫，就是为了拆散你和皇上。」

皇后端庄的脸庞骤然扭曲，牙缝里挤出三个字：「上杖刑。」

本朝的杖刑是出了名的厉害。能在二十杖以内活下来的人，掰着指头数得过来。就薛碧谳登基这两年，被他「不小心」杖毙的就有百十来人。

我被按在长条凳上，两个太监各执一根竹杖，一左一右，扎扎实实打在我的身上。

第一下，我就感到身体猛地一震，五脏六腑仿佛都碎了。

大概是打到第七杖还是第八杖时，白得玉匆匆赶来，叫停了这场可怕的凌虐。

「皇上有旨，封了华墟宫，张氏废为庶人，听候发落。」

皇后很暴躁地跺了一下脚。

十五

我趴在床上，饿，渴，疼。

十根手指肿得跟大萝卜一样，屁股和大腿钻心地疼，动都不能动。

没人管我。我的宫人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被抓走。这是一场针对我的绞杀，对方不把我搞死，誓不罢休。

我时醒时睡，大概捱了一昼夜，有人来了。

不用睁眼看，听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。

脚步沉稳有力，看来他中毒不深，身子没有大碍。

他在床边坐下，一声不吭。

「水，我要水……」我嘶哑道。

他去倒了一杯水，喂给我喝。

我一连喝了三杯，才稍微觉得好一点，嗓子能发声了。

「我是冤枉的。」我说，「我没有往鸡汤里下毒。」

「是么？」他冷静得可怕，亮出一张纸在我眼前，「这封信，你见过吗？」

我看了一眼，就认出这是我回给张凤缘的信。信里写着我在皇上每天喝的鸡汤里下了毒。

天啊，这封信为何落到了薛碧谳手里？

薛碧谳说：「信是皇后交给朕的，她从小度子身上搜出来的。」

小度子是我干爹的心腹，我和干爹往来通信，都要通过小度子之手。

现在，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。我如何才能教薛碧谳知道，我是骗张凤缘的，我没有往鸡汤里下毒，我哪里舍得这么对他。

薛碧谳倒没有过多纠缠下毒的事，而是问我：「你和张凤缘是什么关系？」

我回答：「没有什么关系。」

「你只要承认，你是受张凤缘胁迫，朕可以饶你一条性命。」

我沉默了。张凤缘虽然坏，但十年前把我从人贩子手里捞出来的人是他，把我养大成人的也是他。没有他，也就没有我。

我说：「我和张公公没有关系，我不认识他。」

「朕那么信任你，那么喜欢你。」薛碧谳压抑不住极度的失望，「可你，欺君瞒上，你.....你.....」可能是我的罪状太多，他都不知该从何说起了，「你还妄图破坏朕与皇后的感情。」

最后这句倒把我逗乐了。我苦笑：「冤枉啊万岁爷，您和皇后之间有感情可以破坏么？」

他也苦笑起来：「是啊，没有感情。」

「但是，她是皇后。」他语气骤冷，「朕以前警告过你一次，不能容忍你祸乱后宫。」

「皇后和我之间，如果只能选一个，万岁爷选谁？」我自顾自地问。

他说：「这不是后宫争宠的问题。」

「我就想知道，周白莲和我之间，你选谁？」我提高声调。

我偏要争宠，我进宫就是为了争宠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好像也不算一会儿，挺久的时间，久到我心冷透了。

「朕选皇后。」他回答。

这两天，肉体受着这么大罪，我愣是一滴眼泪都没掉。可这一瞬间，他喂给我的水都化作眼泪，湿了我的两颊。

「她是皇后，是国母。」他怕我不懂，还认真跟我解释：「值此多事之秋，河西战事正酣，北方又逢大旱，朕需要事事持重，凝聚人心，与群臣百姓共渡难关。」

「明白，我都明白。」我只是感到好无力啊，我想与他携手风雨、同生共死，奈何我连这个资格都没有。

「我有最后一个请求，望万岁爷恩准。」

「你讲。」

「让我死得舒服点，不要太痛，不要太惨，千万不要千刀万剐那种死法，可以么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我累了，闭上眼。他在我身边坐了一会儿，起身离去。

这一别，怕是永别了。

十六

我还没死，薛碧谳却降罪于我干爹，命人将他押缚回京，听候降罪。

回京的路上，我干爹在夜里偷逃，侍卫找到他时，人已坠崖而死。

薛碧谳下旨，此案就此了结，不再追究任何人，任何人也不得再提。庶人张氏免去死罪，着出宫修行。

我出宫这天，距我进宫正好满两年。遥想当初进宫，意气风发，志在必得。夺恩宠，夺那巅峰之上的权力。

如今，我却两手空空，心也空空。

临出宫门时，我回头望了一眼巍巍宫阙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不知薛碧谳现在何处，很有可能，正在万寿殿批折子吧。

从今往后，再不会有人打扰他了，再不会有人妨碍他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。

其实我是真心希望，这个破败江山在他的修补下，能一天天好起来。我帮不了他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。

但是，仿佛天要亡大寅，这年冬天，又是一场连一场的雪灾。大批百姓冻饿而死，活下来的揭竿造反，河西叛乱未平，广南民变又起。

而我，被囚在京城以东一百里的雪月庵里，剃去青丝，变成了一根没有烦恼没有知觉的木头。

每天吃着寡淡无味的斋饭，鸡汤更是熬不得了。

行尸走肉的生活过了一年，我与世隔绝，有如桃花源中人，问今是何世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

直到某一天，皇上驾崩的消息飞入雪月庵。

庵里住持为皇上念往生咒，咒声日夜绵延不绝。我待在小屋里，麻绳一甩，把自己挂上了房梁。

这一瞬间，有人破门而入。明黄的衣衫，修长的身形，是他来了。

十七

我醒来时，他守在床前。

他更清瘦了，脸色阴郁苍白，目光却是柔和明净的。

「朕早都想来看你，奈何太忙了，抽不出时间。」

多么熟悉的借口。

「我知道您忙。」我纳闷，「但您不是.....驾崩了么？」

「做皇帝做累了，死一会儿。」

「带折子来了么？」

「没带，这次不批折子，专心陪爱妃。」

「能陪多久？」

「不好说。」

「那就，能陪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伸出食指，勾住他的腰带。

「喂，这是尼姑庵，不太合适吧。」他坐怀不乱。

「草丛里都玩过，万岁爷还怕这？」

「说得也是.....」

这应该是我和他一生中最快活最放纵的几天。白天没有大臣求见，夜里也没人催他去听军报，没有折子横亘在我们之间，没有言官，没有皇后。甚至没有万岁爷，也没有张贵妃。

只有他和我，薛碧谙和张绿茶。

我靠着他的胸膛，贱兮兮地说，万岁爷再跟我鬼混下去，要亡国了哟。

他吻着我的额头说，亡国就亡国吧，全都去死吧。

我说那挺好，历史上亡国之君都能名留史册。

他说你个小坏蛋，朕可不饶你。

我说那来吧，谁怕谁。

我们相拥着翻进帐子。

我又想到了那句诗：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
我却忘了还有下一句：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

十八

我知道他迟早要走。他可以为我驻留片刻，却不可能是永久。外面天灾人祸，乱成一锅粥，他不可能撒手不管。

但关于分别，我们都绝口不提。只纵情享受当下的快乐。

快乐的日子过了七天。第七天晚上，大雪纷飞，我们卧在床上，他忽然抱紧我，颤声道：「茶茶，朕撑不住了，大冥气数尽了，朕无力回天。」

这是他第一次，在我面前流露出脆弱。他总是那么刚毅隐忍，清癯的身子扛着千斤重的江山，就是天塌下来也要死死顶着。

「原谅朕，把你一个人丢弃在这里。朕只想让你活着，哪怕我们永远不能在一起，只要你好好活着。」

我向来嘴甜会哄人，这次却不知该怎么哄他，只能沉默地与他拥抱。

半夜，我惊醒，身旁空无一人。

他走了，悄无声息。

我一刹那崩溃了，哭喊他的名字，无人回应。

我披发赤足跑出屋子，雪月庵里雪夜冷，白茫茫一片，找不到我的薛碧谳。

我丢了魂儿似的，不管不顾追出庵门。顺着小路狂奔，边跑边喊：

「万岁爷！德王！薛碧谳！不要丢下我！不要离开我！带我走吧！」

他走得了无痕迹，雪地里连车辙和脚印都没有。死寂死寂的雪夜，回荡着我凄惨的哭声。

如果有人听见，一定以为是撞见了厉鬼。

我边跑，边喊，边哭，竟跑出了一百里路，跑进了京城。

一进城，我傻眼了。

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繁花似锦的京城么？

战火方歇，硝烟未散，四处断壁残垣，横尸残肉，乌血流遍街衢，在冬月里把这圣洁的雪城漆成地狱的颜色。

街道上，偶尔有失家散子的百姓踉跄而行，哭嚎饮泣之声如夜鬼呼魂，凄厉惨绝。

一队流寇走过，黑衣红巾，看这装束分明是河西反贼。

他们有的怀抱金银财宝，有的手里拎着真军将士的人头，有的背上扛着哭泣的女人。

一个满脸是血的人立于石桥上，指着那些流寇大骂：「我大真二百年基业，岂容尔等村野鄙夫践踏！你们将会肠穿肚烂，不得好死！」

我走到那人身边，才发现他是薛碧谳的贴身太监白得玉。

我急切地问他：「白公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万岁爷呢？」

「反贼攻陷京城，大真亡了，亡了！」他用袖子捂着脸，呜呜呜地哭。

「万岁爷呢？」

「万岁爷在无忧塔自缢殉国，龙体挂了七天，无人收尸……」

自缢殉国，自缢殉国，自缢殉国……

我反复念叨这四个字。

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昨夜他还哄我入睡。整整七天，他都陪在我身边！

再一抬头，白得玉不见了。石桥之上，只剩我一人。

我跌跌撞撞奔向无忧塔。

无忧塔下，我一眼看到，塔上挂着一个人。三尺白绫绞着他的脖子，清瘦的身子随风晃动，长发覆面，龙袍染污。

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这不是他，这不是他。

「这就是他，就是我们的万岁爷。」有人在我身后说。

我回头，看见皇后周白莲。

她盛装打扮，身穿纁丝翟衣，头戴九龙九凤冠，十二树大珠花宝光璀璨，她的脸却和死人一样苍白暗淡。

她说：「七天前，流寇攻入京城，万岁爷拒绝南逃，誓与大真共存亡。之后独自登上无忧塔，自缢殉国。」

我说：「不可能。七天前他来雪月庵找我，人还好好的，我们一起待了七天呢。」

皇后凄然：「果然，他就算死了，魂魄也会去找你。」

「你胡说！这世上没有鬼。他是活着的，我能感受到他，真真切切的。」

我闭上眼，回想过去七天。他的一颦一笑，他抱着我时的温暖，他吻我时的悸动，他的发丝，他的皮肤，他的气息，他的目光……

「只有鬼魂才能看到鬼魂。你能看到他，是因为你也死了啊。」皇后给我最后一击。

我猛然睁开眼。

「我，也死了？」

七天前我悬梁自尽时，薛碧谳明明把我救下了……

等等，我到底有没有被救下？

「人死以后，魂魄会在阳间停留七天。万岁爷七天时限已到，他走了。你也会走的，你的时间也到了。」皇后幽幽道，「我也要走了，我的时间也到了。」

她的身体逐渐变淡，最后和漫天雪花混在一起，飘散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
我呆在原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雪停了，起风了。一缕阳光倏然冲破重云，洒在我身上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透明，变成粒粒碎晶，融化在光影里。

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找到我的万岁爷，我的薛碧谳。

（正文完）

番外（皇后周白莲篇）

—

皇上逼我自尽时，神色很平静。

京城失守了，河西反贼就要打进皇宫了。群臣哭求皇上移銮江南，再图振兴。

皇上却不搭理他们，径直来了后宫。

自从那人出宫修行后，他这两年几乎不踏足后宫。

他走进宝坤宫，我慌忙迎上前。

「万岁爷，反贼要打进来了，咱们往哪里去？」

「哪也不去，皇后陪朕留在这吧。」

我瞠目结舌。什么？留在这里？那不就是死么？一国帝后若落在那帮反贼手里，可是奇耻大辱。

白得玉端着托盘进来，盘里盛着三尺白绫。

「皇后先走一步，朕随后就来。」

「不，臣妾不要死，万岁爷也不要死。」我跪下，抱住他的腿，「万岁爷，咱们一起去江南吧，臣妾外祖父在江南有很大的产业，有很多钱，可以为万岁爷招兵买马，收复河山！」

「是吗？」他笑，「之前，朕让诸臣捐钱，你们家捐了多少？」

我语塞。我父亲周一，一毛不拔，还跑来问我要钱。我拿了五百两银子给他，他却只捐出二百五十两，自己吞了二百五十两。

「皇后。「他俯视我，「朕与你夫妻七年，能给你的都给你了，现在该是你回报忠心的时候了。」

「万岁爷在乎臣妾的忠心吗？」我苦涩道，「您只想为张绿茶报仇罢了。这口气您忍了两年，现在终于不用再忍了。」

「没有她，朕也会让你死。你知道为什么。」

为什么？

可能是因为，我给他下过毒吧。

而且不止一次。

七年前，我第一次给他下毒。

那时候，先帝爷薛碧诃还在位，后位一直空悬。为了让我当上皇后，我爹花了很多钱打点关系，可我还是落选。那时候张凤缘如日中天，他不会让宿敌的女儿当皇后。

我落选之后，得到一个消息：我可能会被指婚给德王薛碧谕。

德王？不，我不要！

当朝几个王爷里，德王是最没前途的。他生母出身低微，先帝跟他不亲近，他在朝中也没有势力，要啥啥没有，他配得上我吗？

我父亲是御史，我外祖父是江南巨贾，我家要权有权要钱有钱，只有最优越的男儿才配得上我。

就算嫁不了皇帝，嫁给福王也好啊。福王不济，端王也成啊。

为了不嫁给德王，我想了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

在皇上的寿宴上，我让人给德王的汤里下毒。只要他死了，我就不用嫁了。

可是，他偏偏安然无恙。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

后来我就只能嫁给他，认了命。

婚后，我和他相敬如「冰」，日子比白水还寡淡。他不通风情，不喜风月，天天闷在书房里。唯一的好处是好哄，有一次我往他书房送了一盏茶，他还挺感动。

我长了一张银盘脸，别人说是旺夫相，还真被他们说中了。

娶了我没多久，德王时来运转。皇上意外落水，眼看没救了，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了我德王。

皇上驾崩那一刻，我才确认，我真的要当皇后了。

天，我这是怎样的旺夫命呐！

德王宠辱不惊，略微悲伤：「我怕自己负了皇兄。」

二

我如愿以偿，成为大真朝第十三位皇后。

他是大真史上最忙的皇帝。我不懂他为啥要那么拼，做皇帝不就应该享福吗？

每个月，他抽空来宝坤宫看我几次。每次我趁机提点小请求。比如，给我弟弟赐个爵，给我娘家赏些田，或者帮我父亲的同乡谋个官。

这些小事，他没空细问，一一应了。看着我开心的样子，他也比较满足。

我外祖父跟我抱怨，江南商税太重了，商人利润太薄。于是我建议皇上削减江南商税，可以给农民加赋。

皇上没同意。

这事我跟他提了好几次，都闹得不愉快。他最后用一句「后宫不得干政」，堵住了我的嘴。

那次之后他好久没理我，我虽然想他想得要命，却不甘示弱，他不来找我，我也绝不去找他。

有一天等我回过神来，倏然发现，皇上纳妃了。

我怅惘了一会儿，就释然了。他不爱美色，只爱江山，这些女人进来，就是摆在角落里落灰的花瓶。

我注意到，这次进宫的新人里，有一个叫张绿茶的，颇有几分姿色。我心里生出几分不快。

和皇上用膳的时候，我有意无意提了一嘴：「有个叫张绿茶的新人，出身不高，言行举止也没教养，不如退回去吧。」皇上道：「退回去，人家姑娘还怎么嫁人？就封个选侍，在后宫养老吧。」

我安排嫔妃住处的时候，特意把张选侍安排在鸟不拉屎的华墟宫。就让她在角落里慢慢吃灰凉透吧。

可没想到，有些臭不要脸的小贱人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来争宠。

就在我快要忘了张绿茶这号人时，惊闻皇上连续三天去华墟宫过夜。

我怀疑这是个假皇上。他怎会舍得拿出那么多时间陪一个女人？

我坐不住了，去找皇上。这些天我们正在怄气，也许他的反常行为，是为了气我。

我跟他诚恳道歉，他接受了，并且看上去心情很好，但这好心情似乎与我无关。

三

我越来越担忧了。那小婊砸天天带着鸡汤往万寿殿跑，有时候还宿到万寿殿。我找过去的时候，皇上不理我，她还假装懂事地打圆场，越看越婊，我想打人。

每月初一和十五，皇帝都来宝坤宫和我过夜。但最近好几次了，他让白德玉传话，朕太忙，抽不出时间，望皇后体谅。

借口，全是借口。我知道他经常和张绿茶待在一起，忙什么，忙着喝绿茶么？

听白得玉说，喝的不是绿茶，是鸡汤。

呵呵，那是鸡汤么？是迷魂汤吧！

我这话传到皇上耳里，他大骂了我一顿，把我禁足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为了一个小贱人。

可没过两天，小贱人也被禁足了。

我一边幸灾乐祸，一边又有点迷惑。万岁爷的脾气，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

禁足结束后，我低调了很多，不低调也没办法，万岁爷不惯着我了。

三个月后，张绿茶突然复宠，又是封妃又是晋贵妃，无法无天了。

我特别想不明白，皇上一个理智到近乎无情的人，怎会为一个张绿茶沦陷。

最不能忍的是，我爹劝了皇上两句，皇上居然把他贬官了！

我要弄死那个小妖精。

天助我也，我无意间发现小度子是张凤缘的间谍，又通过小度子得知张绿茶是张凤缘的干女儿，他们在密谋毒害皇上。

哈哈，很好，我的机会来了。

中秋节那天上午，我去万寿殿，皇上恰巧不在，案上摆了一盅还没喝完的鸡汤。

我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药放进汤里。算来，这是我第二次给他下毒。

药的毒性不大，皇上喝一次要不了命，但却可以要了那小贱人的命。

这一次取得空前成功。当日晚宴过后，皇上毒性发作，我趁机揭发小贱人，把她往死里搞。

可惜，还是差了一步，她被皇上救下来。他到了这份上，还是舍不得杀她。

张绿茶出宫修行那天，皇上照例在万寿殿批折子。我去看望他，给他奉了新露水泡的茶。露水是我天不亮就去花园采的，清晨天凉，我还着了风寒。

他接过茶盏，一扬手，把茶水泼在我脸上。

我大骇，跪下。

他死死盯着我，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：

「皇后，这笔账，朕算在你头上。」

四

我回到宝坤宫，过了几天战战兢兢的日子。不过皇上最终也没把我怎么样，我依旧做着大真朝的国母。

他还是理智的。他不会废后，他要与我保持恩爱，给臣民做模范。让臣民相信，当今天子克己复礼、守成持重，可以带他们度过时艰。

只是，他不来宝坤宫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如非必要，也不和我说话。

他再来宝坤宫时，就是让我死。

我苦苦哀求，他无动于衷。他说，以身殉国是皇后的本分，你既享受了国母的尊荣，也要承担国母的责任。

我哭叫，想逃。两个太监挡住我的去路。

脖子套上白绫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：我，周白莲，大真朝第十三位皇后，竟也是最后一位皇后。

我死了，魂魄飘出宝坤宫。我看着反贼闯入宫禁，在后宫奸淫烧杀。

皇上呕心沥血想要保住的一切，都没保住。

我飘出皇宫，宫外也是人间地狱。我父亲已提前带着全家人逃往江南，来不及逃的宗亲和大臣落到了流寇手上。

我曾经很想嫁的福王薛碧询，被流寇扔进大锅，煮成了一锅红烧肉。

我浑浑噩噩飘到无忧塔，正看到皇上自缢的一幕。他的魂魄从身体里脱出，飘向远方。

我追上前，「万岁爷要去哪？」

「去雪月庵。」他淡然平和，「现在，朕终于有时间好好陪她了。」

他翩然远去。而我，凤冠翟衣，茕茕子立在大雪中，天地茫茫然，万事皆成空。

(完)

番外（皇帝薛碧谳篇）

—

皇兄的寿宴上，我看着他们歌舞升平、欢声笑语，心中阵阵厌倦。

当今，朝政疲敝，宦官擅权，民变屡生，我们薛家江山风雨飘摇，他们怎还能如此安然？

宴会临结束时，宫人端上例汤，太监报菜名「银耳莲子汤」。

我在想事，漫不经心喝了一口。嗯？怎么一股鸡汤味儿？

我看了眼身旁福王的汤，确实是银耳莲子汤。可我的偏偏是人参老鸡汤。

不过，这鸡汤真香。

筵席散了，我起身，发现座边有个字条。打开来一看，是一行娟秀小字：「莫吃宫里食物。」

我大概明白了。应是我的银耳莲子汤里被人下了毒，某人用鸡汤换了毒汤，救了我一命。

我是福薄之人，自小到大，没有人对我真心相待。我一路独行，如履薄冰，只求活着，不奢望有人能帮我一把。

而突如其来的这个人，是谁呢？

看字迹，像一个女子。她做好事不留名，图的什么？

回到家，我把这字条压在书案镇纸下，偶尔瞥一眼，会去想象她的模样。

不久之后，我娶了御史周一的女儿周白莲。德王府有了女主人，我也算是有了家。

但有家的感觉，也没什么感觉。我甚至没有认真看过一眼周白莲，她没什么好看的，一个精明势利的俗物罢了。

唯有在书房的浩浩经纶中，我才能找到一点寄托。

我只叹自己可悲。男儿不展凌云志、空负天生八尺躯。

皇兄在病榻上拉着我的手，说要把皇位传我时，我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他把江山交给我，一个沉重的，破败的，却也广阔壮美的江山。

那一刻，我感到肩膀很沉很沉。

二

自坐上龙椅，我就再没闲下来过。

我想力挽狂澜。不求大真千秋万代，只求不亡在我手里。

我不能做亡国之君，我会死不瞑目。

礼部提醒我，需要采选秀女，充盈后宫。

待选秀女的名单呈上来时，我看都懒得看，让礼部拿定。

新人入宫后，都老老实实，只有一个叫张绿茶的选侍有点闹腾。

之前皇后跟我提起，张绿茶出身不高，行为举止也不庄重。

我随口道：「封个选侍，留在后宫养老吧。」便将她抛在脑后。

可那女子实在放浪，几次三番跑来引诱我。我烦不胜烦。

那天，我正准备上朝，她又来求见。我寻思找个理由把她打发到冷宫去，别再来烦我。

她进来时，端着一碗鸡汤，说是她亲手熬的。

鸡汤的香气钻入我鼻子，这味道有点熟悉。

我恍惚了。

我想起当年皇兄寿宴上的那碗鸡汤，还有那张字条。

我推开她，逃也似地走了。

当晚，我忍不住迈入她的华墟宫。

我希望她能再熬一碗鸡汤给我，好让我确认心里的猜想。

可她偏偏不熬了。我等了一整晚，她都没熬。

第二天，我又去，她还是不熬。我也不好意思提醒她。

第三天，我还去，她就是不熬。

后来几天我太忙，暂时忘了这茬。她却自个儿跑来万寿殿，带着亲手熬的鸡汤。

鸡汤入口，我愣住了。

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

我终于，找到了当年救我的那个人，人世间唯一给过我温暖的那个人。

满心喜悦，难以言表。

我望向她，烛光下的她言笑晏晏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(完)

* 龙子狴犴，形似虎好讼。急公好义，仗义执言，而且能明辨是非，秉公而断，威风凛凛。